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离乡词

□ 周荣池

这几年自己的文学生活里，经常提到“在乡”这个词，事实上和我回乡工作也有关系。心理上的离乡和地理上的回乡对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是有某种纠结情绪的。

我十九岁从南角墩出发，和另外两个发小坐着二姑父的拖拉机去往临泽求学，也是第一次离开南角墩远行，我以为这就是我的离乡之始。在此之前，我觉得南角墩所在的小镇张轩就是很大的世界了。我虽也有独自去城里的经历，但毕竟还是抖抖活活，在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就赶紧回村庄。那时候，南角墩向西的路口是我与外面世界唯一的瓜葛。路过的汽车们绝尘而过，似乎永远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在临泽三年的读书时间之后，靠着一个落款“盐城师专”的牛皮纸信封，就像是拿着一份人生的介绍信，从澄子河畔等车又去陌生的盐城求学。大学四年除了寒暑假我极少回家，既是因为要勤工俭学赚点糊口的钱，更是我真心不想回家。卧病在家十数年的母亲，让我对那个家徒四壁的现实无数次绝望。我收到过村里好心人给我写的匿名信，告诉我家里令人无法想象的难处。倔强的父亲却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只管在外好好读书。那时候我几乎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往来，有几次是我将微薄的稿费寄给家里补足捉襟见肘的时日。除此之外——我一直记得英语老师的那句外国谚语，对于南角墩——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面临着无奈的回乡之路。尽管外面也有不错的岗位可以选择，但对于当时依旧分配工作的政策，一个编制对于

农村子弟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在盐城生活的四年，我其实已经几乎断了和南角墩的来往，我甚至虚荣地告诉别人自己是扬州人。那时候我给扬州的报纸投了许多稿子，这大概是我与家乡唯一的联系——那时候发过一篇《背负乡愁的汪曾祺》，大概也有某种对离乡与归乡的隐喻。分配之后我再次回到高中母校，只是换了个身份去任教，事实上对于我而言是归乡而未回家。其时我的内心，依旧是不愿回家的。又过几年因为能舞文弄墨写几个字，调动进城工作安家，仍然很少回已经更近的南角墩。我并非真是狠心到对老家的消息充耳不闻，只是因为那时候总是没有什么好消息。

母亲的离开让我一度对于南角墩更加陌生甚至冷漠。我为父亲终于解脱了二十七年的辛苦感到庆幸，但对于老家的村庄我已经感到不安甚至畏惧。也就在母亲去世之后，我开始大量地书写自己的村庄，因为一度令我羞耻的身世和机遇终于少了一些现实的难堪，这让我开始在精神上尝试着自己的归乡之路。这些日子的工作之余，我书写了大量关于村庄的文章。这些被家人称为“兜售童年苦难”的“卖小孩文学”成为我的某种标识。之前我还遮遮掩掩地提到自己的母亲，但随着母亲离开我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她的苦难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财富。也因此，我不再隐藏关于南角墩的消息和真相。一开始我还借着诗经的幌子写“诗经”中的里下河以及显得唯美的《草木故园》，到后来《村庄的真相》《一个人的平原》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村庄的问题和伤痛。及至这两年写《向上生长的

村庄》，我对村庄的回忆已经变成某种剖析和自省，因为我觉得南角墩没有任何情绪或者事实需要被美化或者虚言。

五六年前的冬天，我帮着父亲修缮了老家的房子。这让人觉得我好像决心要回家来，事实上我此后并没有在老家住过一晚。这并非只是交通的便捷，更我觉得就像自己的书写，老家的村庄其实是一个无法回到的地方，就像那些被我琢磨得体和熨帖的文字，其实也多是无功而返的慨叹。也是就像命运的某种暗合，二零一七年九月我被选派回乡工作。这一次突然的工作调动，在我精神上不断盼望或者虚拟回乡的过程中增加了某种现实的依据。

此后，我又在老家的乡镇工作了五年，无数次走过这个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之前不知道她们有那么多迷人的细节和坚硬的事实，远远要比我写“李光荣”系列那些长篇小说的编撰甚至想象还要精彩。虽然这些书写乡村的文字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但乡村——特别像南角墩这样的村落，虽然已经大多被改头换面，但她们所蕴含的古老情绪和迷人细节，依旧永远比任何文本都要精彩。

五年时间又倏忽而去，我又要从这个冬天出发，背着乡村给我的精神遗产，去到其实只有十数公里之外的城市里继续生活。地理的距离并不决定精神上的距离，所以这应该还是一种离乡，好在对于一个决心以乡村为命的写作者，我不会也不敢忘乡，所以在乡或者离乡都不可怕。说起来轻描淡写，经历也终必成往事，光荣或者遗憾在心里琢磨许久，还有很多事并不重要也都还记得。比如单位三楼东到西有六十五块瓷砖，下楼有四十九级台阶，走回城八公里距离，和这里每一个人的笑容一样都值得被记住，这里是我此生离不开的家乡。

“大团长” (小小说)

□ 朱桂明

拴住他的袂领。此时的“大团长”横眉竖眼，凶神恶煞。“三驼子”吓得抖抖的。“大兄弟你松松手，犯不着跟这个小畜牲较劲！”“三驼子”母亲从旁边走过来。

“三驼子”长“大团长”一岁，却比“大团长”晚了一辈。“大团长”松手了，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三驼子”。“三驼子”溜之大吉。

后来还是有人向上面打了小报告，说“大团长”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我敢说这绝非“三驼子”所为，他没这么大胆。再说，“三驼子”还经常有求于“大团长”，他希望他这个本家叔叔当官当得越长越好。“三驼子”怕老婆，老婆一发威，不让他归家，他连饭都吃不上。其他人怎么劝都没用，“大团长”往他家门口一站，两句话一说立竿见影，“三驼子”得救。

我喜欢上了“大团长”。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心底那一点固有的人性是绝不能丧失的！

大队部靠学校。有时下晚，“大团长”要来学校打一会儿篮球。就我们俩，他上篮，我阻挡；我上篮，他阻挡。

他大我十几岁，体力比不上我，打一会儿就喘气。我让他，他却不高兴。

“不要让，这样打起来不得意思！”我还是让，他急了，“让就不打了！小十岁，你肯定打不过我！不是吹牛，我在部队，曾是连篮球队的主力中锋！”

不让就不让，“大团长”跌跟头了。跌了跟头他还笑，爬起来继续打。打二十分钟，俩人浑身大汗，走进办公室。

“快快快，渴死了！”我连忙找茶杯，抓茶叶，正准备拿茶瓶。“太大气！”“大团长”一把夺过茶杯，又抓了点茶叶，拿起茶瓶就倒水。他放下茶瓶，掏出香烟，递我一支，自己含一支；掏出火柴，“噗嗤”一声，先给我点上，再给自己点上。

“大团长”对人都这样。他没架子，卑尊穷富都谈得来、玩得拢。有人跟他没大没小，他也不生气。在这个地方，他却最有亲和力、最有威信。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到场，迎刃而解。

我更喜欢“大团长”了。他纯净阳光，与他相处，直来直去，无须转弯抹角，舒服！

1977年大队领导班子改选，“大团长”却出人意料地落选了。人们惊讶，我心里却明白，一个二把手最有亲和力、最有威信，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大团长”被打发到公社粮站做零工。孰知因祸得福，他后来享受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每个月拿国家的固定工资。人算不如天算也……

仙、月季和碧绿的很香气的记不得名的草，这种草可以扎在辫尾或插几根在头上，特别的清香；想起母亲年轻秀气的脸庞，两条长长的辫子，永不疲倦地辛劳，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想起心灵手巧、那时还没驼背的奶奶，一刻不停地忙碌饭菜和家务，纺线，编织，裁缝衣被，没有一声怨言地照顾8个孙儿孙女……

幸运的是老家清澈的北澄子河边还留有几株楝树，在初夏清晨的阳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散发着微微的香气。

笑笑说，要剪短头发，剪成短发。

笑笑十二岁了，个子已经比我矮不了多少。她的头发软软的，滑滑的，长且量多，让人很是羡慕。笑笑说某某剪成了短发，剪了之后似乎变了一个人，笑笑说她也想剪成短发。在我的犹豫还未开口中，笑笑说着说着自己也犹豫起来，“不剪了，不剪了！”她自己又结束了剪短头发的话题，我也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个话题反复提起，终于在开学之前一天，她下定决心地说：“我要去把头剪短了！”我说：“长了变短容易，短了再长长需要很长时间啊，你想一下。”她说：“我看小房子的短发蛮好的，洗头又方便。不管了，我要去剪！”

笑笑一进理发店，就对理发师说剪个“狼尾”，理发师说：“小姑娘，你确定吗？”笑笑点点头，理发师详细地给笑笑介绍了“狼尾”曾经流行过两次，这是第三次流行，以前叫的是“叔叔阿姨头”，我们这里的方言叫这发型“鸭屁股头”，理发师说边在笑笑头上比划前面什么样后面又是什么样，最后问：“你确定剪这个吗？”笑笑点点头，理发师说：“小姑娘你很有勇气。”

理发师的第一推子让笑笑大吃一惊，一推子下去，笑笑的长头发立即变成了板寸。原来“狼尾”不是剪出来的，是靠推子推出来的。

我看着眼前陌生的笑笑，压住内心的心疼与吃惊，说：“这个头发后面是不是长了点？明天去学校老师会不会说啊？”“不长不长，我们学校的谁谁就剪的这个发型。”

我在内心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去我爸妈那儿吃饭，笑笑舅妈开门的瞬间说：“笑笑你剪了头发啊，好漂亮啊。”笑笑读高二的姐姐说：“笑笑我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暑假，父母亲考虑到工作忙，加之“运动”不止，决定送我们姐弟俩到扬州老家三叔那里过一阵子。

以往随父母亲也去过扬州老家，但逗留的时间很短。这次去过暑假，时间较长，加上难得出门，还要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姐弟俩高兴得不得了，很有新鲜感。

老家在原扬州市城北公社梅岭大队，以种植各种蔬菜为主，为当时扬州蔬菜基地之一。在老家，有我爷爷、二叔、三叔等许多亲人。和我们在一起玩的伙伴有年龄相仿的堂叔和二叔、三叔家中的妹妹、弟弟，我们经常蔬菜田间溜来溜去，累了就摘黄瓜、小番茄吃，有时还跟着二爷爷，看他放水牛、喂牛草。

一天上午，四堂叔对我们姐弟俩说：“带你们去桃园摘桃子吧，好吃得很。”“好啊！”那时，桃子是菜市场难得见到的水果，我和姐姐爽快地答应。四堂叔比我们大几岁，有主见，很活泼、健谈，我们姐弟俩很乐意跟他在一起玩。

“桃园在哪里？”“不远，在体育场西边的围墙外。”老家的直对面就是扬州体育场的东大门，只需穿过一条马路。

当时已入盛夏，天气炎热。我们手上拎着两个篮子，

笑笑的短发

□ 于英

佩服你，我就不敢剪短发，我快秃了。”笑笑外婆说：“剪得还蛮好的呢，就是前面长了一点，挡眼睛了。”笑笑高兴地说：“嗯呐，我看人家前面也没有这么长，不知道这个人怎么给我前面留这么长。”笑笑舅妈说：“我给你根头绳，前面扎个小辫，又不挡眼睛看起来又阳光。”笑笑高高兴兴地接过头绳，也不管她心念的发型了，扎了个小辫，开开心心地吃起了午饭。

一天放学回来，笑笑说，她去俞老师办公室送作业本，办公室里一个老师看着她她说：“这个小孩子的头发太奇怪了！”俞老师立即说：“我觉得很好看。”英语教师田老师立即说：“这是我们家孩子的幼儿园同学呢，毕业照还坐在一起的。”那疼爱的语气似乎又把她当成了幼儿园小宝宝。

笑笑说：“帮我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吧，我也觉得长了点。”她又说：“妈妈，其实我很感谢你的理解，我更感谢爸爸，我以前跟爸爸说说要剪短发，爸爸说可以去尝试一下。”

笑笑戴了个发箍，看起来又像以前的小姑娘了。

第二天回来后，笑笑高兴地说：“俞老师今天说我看起来好清爽。杨老师今天摸了摸我的头，说现在看起来不丑，鸭屁股剪掉了。原来她一直是注意我的，我还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呢，可她那么心直口快的人之前怎么能忍住不说呢？”

笑笑过了一會兒又说：“我在关键的时候总是遇到好老师。”她掰着指头把她从小到大的好老师又介绍了一遍，这次多了三个初中的老师。

摘桃子

□ 王鸿

紧跟在四堂叔、五堂叔的身后，穿过马路，进入体育场，来到了西边围墙跟前。围墙不高，一半是由瓦片砌成的花墙，一眼就能望见结满桃子的桃树。

四堂叔对我们说：“你们就不要过去了，我过去就行了。”“有人看吗？”我有点怕，小声问道：“有的，不碍事。”可能当时形势有点乱，即使有人看也顾不上了。

四堂叔敏捷地翻入桃园，穿梭在桃树之间，很快摘了满满两篮桃子。他先把篮子放在墙头上，然后翻身过墙把篮子递给我们再跳下。

当我们拎着两篮桃子快步回到家时，满头是汗。四堂叔把一篮桃子给了我们，说：“桃子有毛，要用刷子刷一刷，清水洗干净后再吃。不要削皮，别看这桃子颜色青青的，吃到嘴里又脆又甜。”

照着堂叔说的，我和姐姐顾不上擦汗，迅速拿上几个桃子刷洗起来。洗好后，先递给妹妹、弟弟一个，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果真是又脆又甜。

在老家摘桃子，是我儿时的一段往事，老了一起想起此事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弟媳发来几张照片，是河口老家的北澄子河边正在开花的楝树，淡紫色的花，碧绿的叶，在蓝天白云下非常漂亮。楝树四五月份开花，十一月份左右满树的黄色楝果，熟透了就掉落在地面上。

儿时的记忆里，大部分人家门前屋后长着几株楝树，年年花开花落，结满累累的果。果子渐渐由绿转黄，秋冬季树叶都掉光了，黑色的树丫上尽是熟了的小黄果，树下也落了一地银杏大小的楝果，还有人捡起来去卖钱。后来不知什么原

楝树

□ 吕仲英

因，楝树越来越少，大的楝树更是不见了。

多年以后无论何地偶见楝树，我总是惊奇地在树下驻足，满怀敬畏地仰望，是对这个树种保留下来的赞叹，更多的是勾起了儿时的记忆。想起7岁以前的家(后来搬走了)，门前长着几株楝树，母亲在树下栽种了花草，夙